

惠州文脉【花地·西湖】

“高石礮”

[注]

□林惠聪

从东新桥往下走是水东西路，再穿过包公巷进入水东东路，一直走到尽头到达西門口，这一条笔直的街道就是惠州著名的水东街。这条有着三百年历史的古街过去形成惠州“一街挑两城”格局，现在又以其独特的骑楼风格闻名于世。但很多人不知道，这条街到了西門口顺着往右拐，还有一段一百多米长的街道，叫水东南路，从名字上看也是水东街。然而，很多人似乎都把这段路给遗忘了。

其实这段路更加亲民，也更加热闹。这里每日人头攒动，它关乎民众的日常生活。从水东东路转过来，路的右边是一排档口，它不像水东街前店后仓的大商铺，只是临街的小档口，密密麻麻，一家挨着一家，像杂货铺、理发铺、凉茶铺、包点铺、照相馆等等，街尾还有一座两层楼的公共厕所；左边街口则是一座高大的仓库式建筑，以前是专门卖肉的，更久远的时候是菜市场，现在成了一家大型药品商城；菜市场边上有一座不起眼的老宅，那是惠州大名鼎鼎的江逢辰故居，他的诗句“一自破公谪南海，天下不敢小惠州”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。菜市场已经搬到北面临江的东江沙。东江沙原是江边一处地名，现在却成了连接水东南路的路名，是一条由水

东街到达西門口后往左拐的道路。让人费解的是，不论是地理方位还是道路走向，都应该叫水东北路，却偏偏叫东江沙。里面的门牌更是五花八门，有叫东江沙的，也有叫惠新西街二巷的，还有叫沐范湖路的，一段不长的道路名字如此混乱也是不多的见。

说回水东南路，街口的这座仓库式的巍峨建筑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已耸立在这里了，如今陈旧破败。侧面的墙上还残存着一块长方形浮雕招牌，上面有“第二市场肉食门市部”几个大字。虽然经过岁月的侵蚀，字迹已漆黑斑驳，但直到今天依然清晰可见。“第二市场”指的就是菜市场，相对应的是桥西秀水湖的“第一市场”。奇怪的是，桥西大市场直到今天人们还叫它“第一市场”，桥东却从未有人叫“第二市场”，而是作了省略直接叫“市场”，也许是“老二”不太好听吧。只有“肉食门市部”独自占据街口的这座建筑，拥有一个独特的名字——高石礮。

过去惠州有一句俗语叫“惠州三件宝：医生、司机、猪肉佬”。可见当时肉食的珍贵，经营的猪肉佬也成为宝。或许正是这个原因，水东南路的肉食门市部建起一座高大的建筑物，这样高大的建筑物在过去

的桥东是非常少见的。肉食门市部不单高大，门前还有高高的五级台阶，人需要登上台阶才能来到巨大的卖肉案板跟前。据说这个地方从前是民国时期的警察分局，后来还挖出两尊石狮子，难怪前后左右一片平坦，这块地也没有铲平，甚至可能是刻意垒高造成一种慑人的气势，以彰显其尊贵地位也未可知。总之，因了这五级台阶，这段水东南路以往被桥东人称为“高石礮”，“高石礮”也成为这个地方的地名。

现在卖肉当然不再吃香。桥东不单有多个肉菜市场，还有超级商场以及各种肉菜门店，但在以前，桥东卖肉主要的就是“高石礮”这个“肉食门市部”。“高石礮”与肉食联系在一起，名字就让人齿颊生香，倍感亲切。路上有人问：“你去哪里？”回答总是高亢嘹亮：“高石礮。”闻者就会露出舒心的笑容。以往，肉食代表着满足，代表着幸福。

但很不幸，我的童年却在“高石礮”经历了一次不堪回首的往事。

一天早上，天刚蒙蒙亮，母亲带我来到“高石礮”，猪肉档前排着长长的队伍。母亲并不是让我来陪她一起买肉，而是要我代替她排队，她好抽身办理其他事情，排队需要耗

费很长时间。母亲把我带到队伍的末端，交代我跟着排队就离开了。我百无聊赖，随着长长的队伍缓慢前移。渐渐地，天大亮了，街上喧嚣起来，变得熙熙攘攘，母亲却一直不见踪影。随着队伍前移，我开始变得焦虑不安，不断扭头搜寻，盼望母亲出现，但事与愿违。前面只剩下两三个人了，我的心越揪越紧。排队总是希望能够快一些，从来没有像我此刻这样，反而害怕轮到自已。但最终还是轮到了我，母亲并没有回来。

在一条被油渍浸染成酱紫色的案板前，一个穿着泛黄背心、手臂油亮、身材肥胖的壮汉盯着我，也不说话，脸上露出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，悠闲地等着看我把戏。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，身无分文，更无肉票，不知道要买什么，也无法买什么，只能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窘迫得无地自容。不知过去了多久，或许仅仅是那么一两秒，我满脸通红，万般羞涩地转身回到队伍的末端，又一次排起了队。

太阳出来了，街面上一片金光。

母亲为什么还不出现？我浑身燥热，胆战心惊地往前挪动。当我再次站在肉档跟前，母亲还是不见踪影。这次我不再犹豫，立刻惊慌转到后面，第三次排起了队。

母亲终于回来了。

当她看到我排在队伍的倒数第二个，气不打一处来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一个巴掌横扫过来。“一个早上还排在最后面！”母亲怒骂。她的左手抓住我的左臂，右手狠命抽打我的屁股，嘴里咬牙切齿地嚷道：“排到你，不会一个个让给后面的人等我回来吗？”我头脑一片混乱，除了哭不知如何回应。

这件事之后，“高石礮”就给我留下了阴影。我再也不想听到“高石礮”三个字，如果需要经过这个地方，我总是千方百计绕行。这当然只是那时的孩子气。

童年很快就过去了，中年也像风吹一样过去，当我现在再次来到“高石礮”，却惊奇地发现，半个世纪之后，这个地方竟然没有什么变化。还是那样的街道，还是那样的房屋，还是那样熙熙攘攘的人流，唯一不同的是肉食门市部没有了，那座仓库式建筑百孔千疮，显得异常残旧；那五级台阶上堆满了各种杂货日用品，不细看还看不出原来的石阶，再也没有往日高高在上的气势。街口竖着一块醒目的路牌，上面写着水东南路。不知是否还有人知道，这里曾经叫作“高石礮”？

【注】：“高石礮[è]”：惠州本地话，意思是高的石头台阶。

一种文学史的阅读

——从张隽的诗作说开去

□伍世昭

惠州诗人张隽曾说：“舒婷、海子的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印痕。”他的新诗创作开启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，《雪花》就是他写于1989年的第一首新诗。八十年代前期的朦胧诗和后期的新生代诗给他带来的叠加影响，我们完全可以从《当代十名诗人诗歌今选》所选诗作中看到。

诗人在《为生活，我们沉默作树》中写道：“大段大段的记忆/爬出来/又爬回去/最终一起走进博物馆里/……夜晚/我们用沉默/与书本交谈/犹如一群标本/为着不朽/把墨水当成养料。”这种写法像极了顾城在《昨天，像黑色的蛇》等诗中那种意象化表达。

其《漂泊之鱼》中有对新生代诗人于坚和朦胧诗人梁小斌的致敬：“你于是捡起一串锈渍斑斑的钥匙。”在于坚《致一位诗人》和梁小斌《中国，我的钥匙丢了》中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表达。如于坚说：“你的声音已经生锈，斑斑驳驳落在地上，却渴望被我拾起，再获得青铜的光泽。”梁小斌说：“天又开始下雨/我的钥匙啊，你躺在哪里？/我想风雨腐蚀了你，你已经锈迹斑斑了。”《捡白果的孩子》中也有这样的诗句：“每一阵风过/他都习惯地/望一下天空。”这又让我们想起舒婷在《致橡树》中所写的诗句：“每一阵风过/我们都相互致意/但没有人/听懂我们的言语。”

除了朦胧诗和新生代的影响，中国现代诗人和古代文人也在张隽诗中发出了回响，如《紫丁香》对戴望舒《雨巷》中一些诗句的化用，《桃花潭》《屈原》对李白和屈原的评价等。有必要简单提及的是，《桃花潭》《屈原》似乎对那种有关屈原和李白固有想象作出了某种解构，因而颇有余味。

总之，不论是古代、现代还是当代，在张隽的诗中，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从前辈传承而来的气质，那就是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问，对人类精神价值的维护，以及对诗性的追寻与捍卫。这种精神气质在物欲横流、诗性落荒而逃的时代，尤其弥足珍贵。

张隽认为诗歌的本质是真诚冲动和自然流动，这中间的关键是诗人对“自我”的探求与发现，这一点——发自我之真情，达自然之流露——则构成了其创新的前提，意思是只要真诚地抒发了自我，就

会获得新的感悟。张隽的诗正是如此。

这个评价也适合《当代十名诗人诗歌今选》所选其他几位诗人诗作。尽管他们的诗各有特点，如向伦友的访谈诗、崔诗杰的抒情短章、宋福春乡土诗等，但他们兼擅旧体诗和新诗写作，知道什么是好诗，到哪里去寻找借鉴。于是，传统、现代和当代的那些尊崇意象化写作的诗人诗作便得到他们的认同。比如向古代诗作致敬的有吴海涛的《书声》《荷花》《抚琴》《兼葭》、刘玉祥的《贾岛祠》《以炙热之情去怀念屈原》、俞兴的《永和桥》等；向现代借鉴的有刘玉祥的《归来》（如艾青《归来的歌》）、《读〈补天〉》（如鲁迅历史小说《补天》），林才舜的《白礁石》（如艾青的《鱼化石》），俞兴的《这一刻值得拥有》（如彭燕郊的《恋歌》），邓东炜的《三角梅》等。邓东炜的《三角梅》值得多说几句，它与余光中的《乡愁》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诗人将“我”“故乡”与“未知”相连，获得了深广的意蕴；诗很短，但耐读。此外，我们在吴海涛的《京西怀古》《榆钱》、俞兴的《又见长安》《台山寺》等诗作中，还会发现他们与舒婷（《神女峰》）、海子（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）的联系。

最后谈一下如何提升诗思的问题。《中国，我的钥匙丢了》就当时来说当然是好诗，有时代的深度；但对生活的复杂性似乎还缺乏进一步思考。比如说诗中的那把钥匙真能找到吗？或者说钥匙找到以后真的就能得到童真、快乐和爱情吗？我看没那么简单。这就是为什么梁小斌自己后来也对这首诗作了反思。我们这本诗集中有一首叫作《垂钓》的诗，该诗告诉我们：诗人最后没钓到鱼，而是钓到了一首“小诗”（或者说像诗一样的美好的东西），这当然有诗思，也体现了作者的追求。但问题是，这里的“诗”到底是什么？是康德的“人”、尼采的“超人”？是佛陀的“佛”、老子的“圣人”、孔子的“君子”、王阳明的“良知”？还是叔本华的“意志”、弗洛伊德的“力比多”？或者是福柯眼中被解构的个体？面对这些问题要想得更复杂些，看得更多些，做更多的尝试；切不可被惯性所拘困，而总是停留在日常感受之上。如此则可能更深刻、更特别，同时也更能给人以启发。



渔舟唱晚

李昊天 摄

原来，渔歌还可以这样精彩

□向春宇

10月24日晚，首部惠东渔歌音乐剧《渔村里的故事》在惠东县文化中心首演，演出获得巨大成功。

演出在给渔村里九十岁的林姆生日贺寿场景中徐徐展开，演员们通过悠扬婉转的曲调和精湛的表演，为观众讲述着一个渔村里五代同堂的疍家人的故事。演出现场气氛非常热烈，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。

这场演出给观众极其震撼的感受，颠覆了人们对渔歌的认识。一直以来，人们大多认为渔歌只是渔民在劳动中，或者婚嫁嫁娶的生活中的一种消遣和娱乐，难以与歌剧、舞剧、戏曲相比，大多只能是随着普通百姓走街串巷，难登大雅之堂。《渔村里的故事》这部渔歌剧的横空出世，就告诉人们：“渔歌可以这样呈现，也是阳春白雪，可以登上大雅之堂。”

一般来说，一部好的精彩的音乐剧，是将故事情节和表演形式完美结合，不仅丰富了艺术形式，更是传播了本土艺术文化，实现一种具有高度戏剧性和艺术综合性的整体艺术形式。《渔村里的故事》正好具备这一点。从故事情节看，其主线分明，跌宕起伏，引人入胜，扣人心弦；故事的发生、发展、结束自然而然；

矛盾的产生、化解合情合理。选取给老人贺寿场景，给人一种来自生活的真实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将将军代表的社会利益和徐次代表的个人利益的矛盾娓娓道来。最后，通过乡史教育和众人开导，徐次由“想不通”到“想通”，化解矛盾水到渠成。

从表演形式看，《渔村里的故事》亮眼吸睛，让人耳目一新。它将舞蹈和现代电声光元素完美契合，采用立体舞台，在不断变换的电声背景下进行多维度表演，给人强烈的视觉和听觉的感官冲击，把人带入到一种至高的艺术境地。这是一场渔歌的饕餮盛宴，给人一种身心的美的享受。观众们在心底里感叹：“原来渔歌还可以这样呈现，原来渔歌还这样精彩。”

这部渔歌剧的精彩还在于其教育效果不同凡响。它告诫人一定要饮水思源，懂得感恩，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。这部剧通过雷风雨中，一个鱼篮的命运和极富表现力的舞蹈，给观众强化印象。同时它还告诫人们，要想可持续发展，就必须尊重自然，敬畏自然，保护海洋环境刻不容缓，要禁止刘军之类用大拖网捕鱼的生产方

式，让海洋可持续发展。可见，这部渔歌剧实实在在地传递着正能量。这是一部剧立世的根本之所在。

这部渔歌剧还折射出全体参与成员的精彩。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平都是一流的。编剧们从2021年1月初稿到最终定稿，近三年内都是废寝忘食，呕心沥血，集思广益，反复修改；导演和全体演员日夜排练，不辞劳苦地演绎剧本，进行锦上添花的二次创作。这次参演的近60名成员，没有明星，由惠东渔歌传承人、音乐教师、惠州歌舞剧院演职人员和本地音乐爱好者构成。年近八旬的李福泰团长亲力亲为，全体演职人员认真配合，在台上全力投入，倾情演出，将人物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。“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”精彩和成功都是用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换来的。

这次演出，也让我们看到了惠东非遗渔歌传承的新方式。渔歌传承也要与时俱进。这次演出，使《渔村里的故事》这部原创渔歌剧充分展现了它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。期待这部渔歌剧能够走出惠东，到各地巡演，把惠东渔歌推向更大的舞台。

所有遇见，都是最美的风景

□单国伟

这个金秋的周末，我租了辆自行车，从喧闹的城市一头扎进了美丽的红花湖，来了一场久违的骑行。

雨后的红花湖游人稀疏，花木清幽，宛若一位刚刚出浴的少女，显得格外羞涩而含情脉脉。一向喜欢听音乐的我，把手机塞进背包里，尽情享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纯真与静谧。

远远望去，一片银色的天幕下，缥缈的云，苍茫的山，高大的密林，碧绿的湖水，宛若一幅浑然天成的图画呈现在人们面前。行进在幽静的山林间，沐浴在醉人的秋风里，一切都显得那样诗情画意。透过婆娑的树影，片片云霞映衬下，巨大的红花湖如同一块翡翠镶嵌在大地上。那清澈的湖面忽而棱角分明，透明如镜，忽而山水环抱，氤氲如墨。那金色、银色、褐黄与墨绿时隐时现，变幻莫测，犹如一块可以透视过去与未来的魔镜。那时而水波不兴的丝丝平静，让人萌生一种婴儿般的安宁。时而微波荡漾的缕缕鱼纹，教人生出无数美好的憧憬与向往。时而随风顺涌的排排细浪，则如一群嬉戏的孩童，无忧无虑，随波荡漾。总之，她仿佛从天上抛下的一块碧如意，宛若神话传说里飞来的一只天鹅，或者就是大诗人苏东坡笔下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千古绝唱，吸引万千游人为之仰慕和陶醉其中。

穿行在这条狭长的林荫小道上，那清新的、湿润的、散发着青翠草木气息的空气，和着悠悠的、淡淡的、沁人心脾的花香，让人仿佛品尝了一道世间少有的人间美味。山边、树上、湖畔边，远远近近地、葱葱郁郁地传来阵阵叽叽、啾啾、喳喳、咕咕的鸣叫声，有的细微而短促，有的绵长而悠远，有的清晰而高亢，犹如一曲曲天籁之音。它们有时擅长独奏，喜怒哀乐，如泣如诉。而有时，它们似乎更喜欢凑热闹，来个百鸟和鸣，放声高歌，像极了春节联欢晚会，俨然一片欢乐的海洋。

穿行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上，迎面而来的各式花木，更令人如痴如醉，应接不暇。那高大如伞的高山榕，那挺拔如山的马尾松，那袅娜娉婷的迎风柳，以及红的木槿、黄的决明、粉的紫荆、白的桂花，它们像一个个威武的战士，坚强地守护着一方安宁；又似一个个身怀绝技的艺人，尽情挥洒着绝世的美艳与芬芳，把这个世界装扮得更加美不胜收。

在骑行途中，我发现一个五六岁的男孩不顾父母阻拦，单人单骑奋力疾行的身影。看到几个少年志愿者身穿橘黄色马甲，腰挎垃圾袋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捡垃圾行动。瞧见一群团建的一青年男女，身着“绿美惠州，人人有责”字样的红色队服，正在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骑行比赛。还看到一位中年阿姨停下骑行的脚步，为一只受伤的小猫悉心包扎伤口，然后把它小心翼翼地放进自行车篮筐里，大概从此要当一位尽职尽责的猫妈妈啦。

很快，经过三个陡坡、九个驿站和十八道弯，这条被称为“绿廊花漾”的绿道被我甩在了身后。站在绿道的尽头，轻轻抹去额头的汗珠，沐浴着舒爽的秋风，回望身后那些依然奋力前行的游客，依稀生出些许感慨：也许，人生就是一场奇妙的旅行。所有遇见，都是最美的风景。



晨曦

李昊天 摄